

## 家庭过期药品回收调查

根据《中国家庭过期药品回收白皮书》，我国约有78.6%的家庭备有家庭小药箱，却有80%以上的家庭无定期清理药箱的习惯，全国一年因此产生的过期药品约1.5万吨。

### 处理不当危害极大

记者采访发现，人们对于过期药品的处理比较随意，有人不以为意仍然选择服用；有人随手扔至垃圾桶；还有人专门回收过期药品将其投入市场。这些处理方式给个人健康和生态环境带来的损害不容忽视。

“‘是药三分毒’。药物在给人们带来治病功效的同时，如果用法用量不对，就可能对身体造成损害。”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医学伦理与法律系教授王岳说，过期药的物质成分已经发生变化，不仅药效会降低，还可能分解出有害杂质，服用后可能引发过敏甚至休克。

中国卫生法学会常务理事邓利强说，随意处置的过期药品，在雨水、地下水的长期渗透、扩散下，会污染水体和土壤。

### 机制缺失宣传不足

根据我国《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年版)附录《危险废物豁免管理清单》规定，家庭日常生活或者为日常生活提供服务的活动中产生的废药品属于生活垃圾中的危险废物，未集中收集的家庭日常生活中产生的生活垃圾中的危险废物不按危险废物管理。

目前，已有多地市场监管部门开展药品回收工作，通过在药店、医院、社区等地设置回收点，鼓励药品回收，并对回收的过期药品进行统一登记、统一收集。回收后的过期药品，由具有医疗废弃物处理资质的垃圾处理企业进行无害化处理。

然而记者近日随机采访北京、天津、安徽等地近百名居民后发现，药品回收工作并不尽如人意。有的人从未听说过过期药品可以回收，有的人不知道药品回收点在哪里。此外，一些企业也参与了过期药品回收，但大多数没有常规的过期药品回收渠道，只是

做一些公益性、阶段性的回收活动，有的企业还因处理费用较高而难以持续。同时，缺乏系统完善的回收机制，可持续性不强。

邓利强指出，回收工作的主要负责机构或部门在很多地方都不明确，且回收的过期药品处置成本较高，也是导致过期药品回收难的原因。

### 从源头上减少浪费

为推动家庭过期药品回收工作，政府和企业都在探索、行动。生态环境部发布《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试行)》，引导公众按标志投放废药品等有害垃圾，推动危险废物处理和生活垃圾处理等设施向公众开放。

阿里健康创新“码上放心”药品追溯技术，让用户可通过扫描药盒上的中国药品电子监管码识别过期药。每年3月13日至3月31日期间，合肥、北京、广州、深圳、东莞、郑州等城市的居民可“一键呼叫回收小哥”上门免费回收过期药。

邓利强认为，首先要让老百姓养成过期药品主动回收的习惯，然后在处理上建立配套措施，这才是未来推动过期药品回收的发展方向。“目前，全国多地正在积极增设过期药失效药回收点，可以在这些已经先行先试的城市中选定一些试点城市，总结好的经验后在全国推广。”

而在尚未建立完备的专门回收机制的情况下，对于过期药品应如何妥善处理？业内专家介绍了如下做法：片剂、丸剂、胶囊的药品，应先用纸包好再投入垃圾桶内丢弃；滴眼液、外用软膏、口服液等液体制剂，应在彼此不混杂的情况下，分别倒入下水道冲走；软膏剂药品，应将药膏从容器中挤出，收集于某包装内封好后丢弃等。

在王岳看来，药品包装改革应提上日程。“建议修改相关法律，规定药品有限制地进行整包装销售。在日本，药品都被装在一个小纸袋里；在欧美，病人会拿到一个小塑料瓶，里面只装有少剂量、几天的药。”(摘自4月26日《法治日报》陈磊 张守坤文)

(上接第1版)1938年7月，《解放》周刊第45期发表《毛泽东同志与世界学联代表柯乐满先生雅克先生傅路德先生雷克难先生之谈话》一文，配发木刻肖像，没有署名。这两幅木刻肖像作品，都是采用埃德加·斯诺在保安拍摄的毛泽东头戴红军八角帽肖像照片为底本，前者带有明显的西洋木刻刀法，后者采用中国剪纸技法对西洋木刻刀法进行改造，人物面孔没有了表示光影的条纹线，变得清爽干净了。但是，这两幅木刻作品都没有很好表达出照片人物的深邃眼神和精神气质。

1938年9月至11月，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预备会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领导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指示精神，明确肯定毛泽东作为中共主要领导人。此后，延安革命队伍里在越来越多的场合纷纷表达对毛泽东的敬仰爱戴之情。

据师哲回忆，大约是在1940年3月，他从苏联回到延安时，在任弼时的办公室里，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巨幅照片：“头戴八角帽，身穿军装，魁梧、年轻、英俊，目光深邃，充满自信。我虽然不好意思开口询问，但心想这一定就是人们所仰望的毛泽东。”此照片是斯诺在陕北拍摄的，由共产国际托苏联驻外使馆花4000美元购得版权。限于当时延安的印刷条件，当年廖承志在香港用最好的图片纸印制了大幅毛泽东像，由周保昌运

回延安。从此，有了统一的毛泽东标准像，改变了以前木刻像、笔画像等不统一情况。这个标准像似乎并没有马上公开，1941年8月延安美术协会举办“1941年美术展览会”，大幅木刻《毛泽东同志像》才第一次公开亮相。

1942年11月7日，为纪念十月革命25周年，《解放日报》头版发表斯大林、朱德、毛泽东的文章，并配发木刻图像。毛泽东的图像就是展览会上的展品制版印刷。经过整风运动，王稼祥、刘少奇、博古、周恩来等人纷纷在党内会议上表态并在《解放日报》上著文，论证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后，1944年5月1日《解放日报》登出公开广告，标明毛泽东同志像，“最近摄影，照像铜版，磅纸精印”，每张500元，解放日报社文化供应部出版。东关解放合作社经售。6月29日，该报又登广告：毛泽东像每张500元，朱德像每张500元。

1945年4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大会通过的新党章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延安火柴厂特制一批火柴，火柴盒上一面印着毛泽东头像，一面是毛泽东“深入实际，不尚空谈”的题词手迹，作为此次大会之纪念品。这是毛泽东肖像进入日常生活用品的开始。

### 从延河边合影照中裁剪出的肖像照

其实，毛泽东在延安生活工作期间，先后接受过托马斯·亚瑟·毕森·罗曼·卡

尔曼、爱泼斯坦、福尔曼等多批次多位外国记者采访，应邀拍摄过单身照片或肖像照片，都没有让其很满意的作品。同时，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鲁艺”)的力群、王式廓、杨廷滨、王朝闻等多位美学家相继创作过毛泽东肖像作品，但是，毛泽东自己挑选的是一张合影照片里裁剪出来的肖像。

这是一张毛泽东与朱瑞合影照片(见1版右图)。朱瑞(1905-1948)，江苏宿迁人，1925年留学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克拉辛炮兵学校，1928年加入苏联共产党，后转为中共党员。1930年回国，历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参谋长、红三军政委、红五军团政委、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等职。长征到达陕北后，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组织部长、八路军第一纵队政委、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等职。1944年2月，他受命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参加整风运动。1945年6月，中共七大闭幕后不久，周恩来副主席约谈朱瑞，征求其工作意见，中央拟任命他为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负责白区工作，主要任务是与国民党政府和美国代表谈判。

没想到，朱瑞不愿受命，说此项工作事关重大，政策性很强，自己恐怕难以胜任，希望中央安排他到基层单位工作。大约一周过后，毛泽东主席亲自找他谈话。朱瑞坦诚地说，自己在莫斯科学过炮兵，想学有所用。他陪毛泽东一边散步，一边陈述自己思考良久的关于建设炮兵的设

## 知识付费赛道遇阻

近日，深交所官网对思维造物的IPO(首次公开募股)状态更新为“中止”，这意味着一心为上市折腾了一年半时间的“罗辑思维”，又一次遇阻。思维造物是“罗辑思维”的运营主体。这是思维造物第三次被中止上市。未来能不能上市？这个问题对于整个知识付费赛道来说，都是一个未知数。

### 过度依赖个人IP

天眼查显示，思维造物由罗振宇于2014年创立，一个自媒体品牌，包括微信公众号、知识类脱口秀视频及音频、会员体系、微商城、百度贴吧、微信群等具体互动形式，主要服务于80后、90后。

在罗振宇表示要上市之前，同赛道的吴晓波就已上市遇阻了。作为国内知名财经作家，吴晓波著有《大败局》《激荡》等系列作品，做过13年商业记者的他，于2014年在微信、爱奇艺等内容平台开设财经自媒体“吴晓波频道”主打泛财经知识内容输出，也具有自己强大的个人IP。

在整个知识付费领域，樊登、罗振宇、吴晓波和李善友四人是被公认的“四大天王”。

2013年，樊登创立樊登读书会，消费者通过办年卡，听樊登解读书籍。樊登读书2020年的营收是10亿元左右，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又做到近乎1倍的增长。酷6网创始人李善友，则于2014年初创办中国创新者学习社，后更名为混沌研习社。2017年推出的在线学习平台混沌大学App，通过线上和线下讲授，为创新创业者提供

认知升级。总而言之，“四大天王”都有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平台过度依赖个人IP。

### 未来的风险

但在互联网分析师张书乐看来，因为个人IP成功才得以成功的平台，很难再去掉IP的标签，而此类知识付费类平台的未来，也是可以预见的。

“内容创作平台上市，缺乏发展的延伸性，因为它的天花板是看得见的。不管是知乎，还是巴九灵，实际上是在做自媒体，变现空间都比较差，他们的变现途径都很单一，以卖课和销售书本为主，相当于打赏的性质。”张书乐说。

张书乐进一步解释，这种知识付费平台的风险，就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护城河。“他们的输出属于知识的二次加工，并不是完全原创内容，更多的是将前人的东西消化后教给用户，可替代性较强。”

在张书乐看来，罗振宇的讲述很新颖，他确实根据书籍输出了不同的东西，但本质也是书评，就是评得更好玩、好看、好听。随之也会有一个问题，通过短音频、短视频的方式，每天几分钟，深度是不够的。

“现代大家都越来越趋于理性，这种知识付费相当于在线教育速成班，在线上用十节课讲通一个经济学项目，基本是不可能的，能讲的就是《牛奶可乐经济学》。当大家对于这种速食的热情冷却时，这个泡沫神话就破了。”张书乐说。(摘自4月25日《中国经营报》郑丹文)

想。毛泽东对朱瑞的谦逊态度和战略眼光深为赞赏，同意了他的请求，鼓励他“放手做，做一个桥头堡”。临别时，毛泽东握着朱瑞的手说：“苏联有炮兵元帅，你就做我们中国的炮兵元帅吧！”

延安6月，天气温暖和煦。毛泽东和朱瑞走出窑洞，在王家坪散步聊天。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摄影干事郑景康身背照相机路过这里，看见两位领导在阳光下亲切谈话，气氛和谐，画面生动，赶紧拿出相机，随手抓拍下这张合影照片。胶卷冲洗出来后，照片构图大方，画面饱满，人物性格鲜明。毛泽东着装随意，帽檐并不挺括，但气定神闲，从容不迫，在朴实无华、和蔼可亲的本色气质中，准确生动地表现出革命领袖高瞻远瞩、运筹帷幄的崇高精神情怀。

1945年8月1日，位于南泥湾桃宝峪的延安炮兵学校举行开学典礼，校长郭化若病休，朱瑞被任命为代理校长，主持工作。8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彭德怀兼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原总参谋长叶剑英为第一副总参谋长，朱瑞为第二副总参谋长，主管白区工作。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举行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上悬挂毛泽东主席巨幅肖像。多个版本的照片送上来，毛泽东亲自挑选了这张拍摄于延河边王家坪窑洞前，从与朱瑞合影中裁剪出的局部完善处理照片。(摘自《档案春秋》2022年第3期)